

“松柏同根”牵系两地情

“东坡大家讲”清明特辑今日上线

东坡大家讲

千年前，苏轼在《江城子》中以“明月夜，短松冈”遥寄对亡妻的思念。这短松冈既是眉山苏坟山上他“手植青松三万栽”之处，更承载着苏轼对故土的深情和对亲人的思念。而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平顶山市郟县三苏园，数百株“思乡柏”的树冠集体向西南倾斜，仿佛朝着蜀地地方日夜凝望，以另一种姿态延续着东坡的乡愁。松冈与古柏，一南一北，共同诉说着一个关于根脉与守望的千年故事。

清明将至，当春风吹过短松冈的松枝，拂过三苏园的古柏，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即将展开。4月3日，《东坡大家讲》清明特别节目将全新上线，此次节目从东坡故里眉山出发，前往其归葬地郟县，通过两地守墓人的视角，讲述东坡文化传承的动人篇章。

本期节目邀请到郟县籍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、守护苏东坡云村联盟发起人刘楠，以及眉山东坡区永光村村民、守护苏氏墓地42年的四川省十佳文物志愿者陶宗勤，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祭扫仪式、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，探寻“谁在守护苏东坡”的答案，展现东坡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。

松柏同根的“生死之交”

出眉山城驱车十余分钟，便来到东坡区永光村的苏氏家族墓地。这里安葬着苏洵与程夫人，长眠着苏轼发妻王弗，更有苏轼、苏辙的衣冠冢。当地人称这里为“苏坟山”，更因那首传诵千古的《江城子》，亲切地唤作“短松冈”。

在这片松冈上，苏轼兄弟曾为父母守孝六载，苏轼为王弗守墓三年。两千多个日夜的松涛明月，见证了苏轼对至



陶宗勤（右）拿着短松冈的松枝，与刘楠站在“思乡柏”林里对话。文博 摄

亲的无尽思念。然而命运弄人，自守孝期满离乡后，苏轼再未能回到这片土地。

1101年，历经沧桑的苏轼在常州病逝，临终嘱托“即死，葬我嵩山下”。其弟苏辙将兄长灵柩安葬于郟县小峨眉山，并嘱咐自己身后亦归葬于此。后人增修苏洵衣冠冢，遂成今日“三苏坟”。关于苏轼归葬地的选择，学界众说纷纭，或因其山形酷似故乡峨眉，或为方便苏辙照料，更因那份“夜雨对床”的兄弟之约。

河南郟县，自此成了苏轼永远的长眠之地。千年后，当四川眉山短松冈的松枝与河南郟县三苏园的古柏隔空相望，成为东坡精神的“根系与年轮”，眉山、郟县两地也成了“生死之交”，吸引无数人到此拜谒先贤。

两地守墓人共话东坡

在为苏洵墓守墓的40多年里，陶宗

勤见过了太多来苏坟山的“苏迷”。他们有的在墓前独坐通宵，有的以香烟代替，只为向三苏献上一炷心香；目睹了“苏迷”们的虔诚，这位朴实的农民也被深深地感动。

陶宗勤的老家，与苏氏墓地相邻。从小，老祖母就告诉他：“这是眉山名人‘三苏’的墓。”长大后，经常在附近干农活、打理果园的陶宗勤，渐渐自发成了守墓人，每天总会情不自禁去墓地看看，扫一扫落叶。而这一干，就是42年。多年来，受“三苏”熏陶的陶宗勤一直有一个愿望，便是去河南郟县为苏轼、苏辙两兄弟扫一次墓。

今年清明前夕，这趟跨越千里的祭扫得以再次成行。出发的那天，陶宗勤专程带上了春天的礼物：苏洵墓旁的土、老翁井的水、短松冈的松枝，还有眉山的春橘、春笋和腊肉，每一样都饱含家乡的情谊。

而在郟县三苏园这头，还有一位东坡守护人在等着他。身为郟县人的刘楠，不仅是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，还是守护苏东坡云村联盟发起人，因此也被苏坟寺村的村民们亲切地称为“云村长”。

“无论是像陶宗勤和苏坟寺村村民这样的守墓人，还是线上的‘云村民’，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件事——守护苏东坡，而守护苏东坡，实际守护的是三苏文脉，传承的是东坡文化。”刘楠说。

一场穿越时空的祭奠

自1984年自愿守护眉山苏氏家族墓地以来，陶宗勤为四座墓冢的落叶扫了四十载春秋。他带着游客的提问自学宋史，写下《苏氏墓地史话》，甚至自费重走东坡贬谪之路，在儋州茅屋前、惠州西湖畔摸东坡的余温。而郟县三苏园的守护，则是一场跨越900多年的集体传承。“村民世代相传‘不动三苏园一草一木’的家训，孩童认古柏为‘干爹’，村民将东坡视为庇佑乡邻的‘守护神’。”刘楠说。此外，她发起的“云村民”计划，更以数字技术连接全国乃至全球东坡文化爱好者，并联动东坡遗迹地，让松柏根系在云端“生长”。

因此，在本地东坡大家讲的节目中，除了举行一场隆重而又特别的清明祭扫外，刘楠、陶宗勤以及眉山三苏祠文博馆员翟晓楠，将围绕守墓人的使命与情感、两地文化实践的联动、传统仪式与当代创新的融合等话题展开讨论。从守护墓地的亲身经历，到东坡精神对当代生活的启示；从两地文化遗产保护的举措，到通过现代媒介传承东坡文化的创新路径，都将在本次座谈中深入探讨。

松柏长青处，皆是吾乡。当故土的水土洒向墓莹，当“苏粉”的来信随风散入柏林，这次跨越时空的对话，也让东坡先生回家和团圆的夙愿终得圆满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李庆

走进故乡的春天，阿来阿坝聊“回乡的理由”

由于地理海拔不同，虽同在四川，但阿坝的春天总比成都来得晚些。作家阿来说今年他就过了两个春天，在成都已是暮春的时节，他驱车三小时回到家乡马尔康，这里才刚迎来初春。

4月2日下午，阿来在马尔康“阿来城市书房”进行了一场关于“春天来了”的分享会，将历史、地理和文旅的见解揉碎进窗外的阳光，为线上线下的观众带来了盎然的春意。

解读生物多样性： 只要愿意 可以一直过春天

在《岷江道上》，阿来曾写道：“春天了。这些年的春天里总想，而且总想回乡。如今城乡疏隔，回乡是需要理由的，高原的春天便是我回乡的好理由之一。”春天回乡对阿来而言是别具意义的。

阿来解释，马尔康海拔2600多米，相较于成都平原，春天总是姗姗来迟。他从成都驱车300公里翻越鹧鸪山时，还能看见漫天大雪，而抵达马尔康，野桃花已经在初春的寒意中绽放。这种季节的错位感让阿来过过了两个春天，成都已经进入春天许久，回到故里，他又将迎来新的春日。



“春天来了”分享会现场。阿来书房供图

阿来说，如果再往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去，接下来还能继续过春天。“如果我们不喜欢冬天，只要你愿意一直移动，就能一直过春天。”这正是横断山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，随着地理海拔上升，气温有规律地下降，春日垂直分布在这片区域。

野桃花是阿来最喜欢的一种花卉，这种桃花历史悠久、花期长，一直要开到

深秋。“雪都来了，桃花还在雪地里绽放。”阿来说，在这片区域里生长的桃树大多是这种野桃花，包括在雅鲁藏布江举行的桃花节，也是野桃花。在西藏林芝，甚至发现了有千年树龄的野桃树。

对于春日家乡植物的观赏指南，阿来如数家珍：桃花、梨花、杜鹃……刚回到阿坝，阿来还来不及真正观赏花海，他计划第二天要四处“好好看下”。

支招家乡文旅： 当地和游客是“双向奔赴”关系

聊到当地文旅现状，阿来直言：“大部分游客往往只跟着攻略打卡，并没有真正从旅游中学到东西。”阿来讲述了他在南美旅行时的经历，导游本意要带他游览网上当红的景点，他却掏出一本聂鲁达的诗集，坦言自己只想去这本书里他读过的地方。

阿来认为，旅游地和游客是“双向奔赴”的关系，旅游要和人文、自然相关联，要抱着一点学习的目的才行，真正的旅游是随处有发现美的能力。

阿来建议，阿坝应该沿途打造全域旅游。在他心中，真正的全域旅游是每四五十公里就有可以停留的地方。“我赞成跟农耕游牧生活联系紧密的非遗代表性项目，在有代表性的古村落展现出来。”阿来希望，在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真正的非遗代表性项目，而不仅仅是售卖某种产品。

“阿来城市书房”原为阿坝州图书馆旧馆，于202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一期工程。据了解，二期工程已完工，将于本月对外开放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